

扶桑三韓遊

李昌來

海上霸王。中國人的驕傲

世界上第一艘裝置重熱器 M. S. T. 14 式渦輪主機的巨型油輪「維運」號(S. T. Energy

Transport)，於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十月廿六日一個風和日暖的中午，在佐世保的美國海軍油棧碼頭舉行命名典禮，宣告誕生。這艘載重二十一萬二千噸的新輪，無論其船壳的外型，主機的構造，油庫和油管的設備，以及各項自動管制的配備，都顯示她的瑰偉和堅實，無愧是海上

的霸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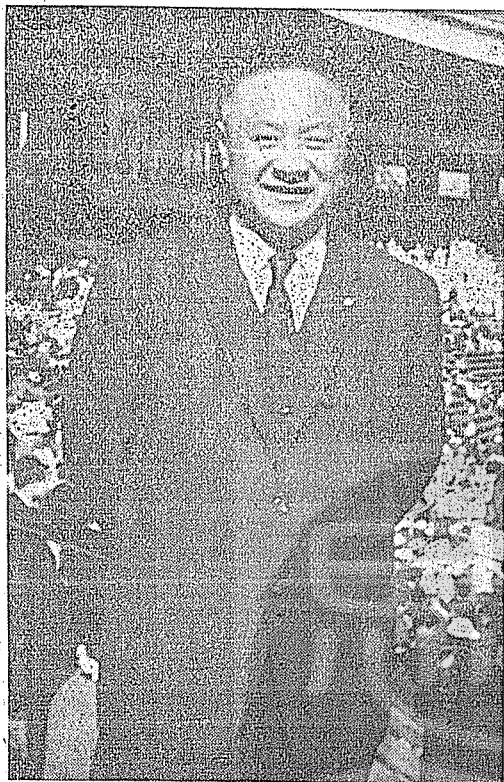
先依靠「能」的發掘製煉和運用。無論由原子中的質子或中子所產生的能量都是由運動而獲得，這六艘特大型油輪就以「運動產生力量」六個字個別作為每艘船的名號，實具有深長的意義。繼「維運」以後，第二艘新輪將以「維動」命名，然後再有「維產」、「維生」、「維力」，和「維量」的誕生，他們對於今後人類生活的改善，其貢獻將無可限量。

「維運」就是董浩雲船團向日本佐世保船廠一口氣訂造六艘超級油輪中的第一艘。這六艘新輪的英文名都是「Energy」一字排

行。「Energy」的中文字義便是「能」，乃一切燃料動力的總稱。這也確是值得驕傲的。

人類生活不斷進步，首

「維運」輪的命名典禮在一項多彩多姿的儀式中進行，當典禮主持人颯殼航運公司董事長的



本文作者李昌來先生近影

掌上明珠馬西真小姐切斷繫聯香檳酒瓶的紫繩，泡沫四濺，“Energy Transport”的船名在覆蓋的錦緞中漸漸顯露。向來走在時代前面的董氏船團，又產生了一股新的力量。

在典禮中，首奏中、美、英、日、賴等國國歌，繼由執禮人 Mcfadzean 小姐和兩位副執禮人——董浩雲先生長女公子金樂琦夫人和佐世保重工業株式會社常務董事中村常雄夫人，分別朗誦英文、中文和日文頌詞，其頌詞為：「我命名你為『維運』，閃爍着上帝的慈愛與光芒。這不僅澤被海洋、大地，並使智慧啓發了生活的資源，運動產生了進化的力量。人們主宰了進化的力量。人們主宰了水、火、礦、核、電、開山鑿海去搜尋液體的熱能寶藏，你那汪洋千頃的貨輪，載着它們遠濟四方，是上帝的子孫，都安享到你所給予的熱和光。今天是六姊妹中的長姊誕辰，想領袖風華必更照耀萬邦」。這三位雍容華貴的執禮人，不慌不忙地完成這個富有紀念價值的典禮，繫在船頭的彩球發放出五色的飄帶和汽球，和平鴿在天際翔舞，與會的佳賓一陣歡笑，紛紛向三位執禮人、董浩雲先生及佐世保船廠總經理大木等道賀，造成一個極輕鬆而熱烈的場面，慶賀這不平凡的大油輪的誕生。

「維運」號之所以被認為一艘不平凡的船隻，不僅她是世界上第一艘使用美國奇異公司的 MST-14 型主機，而且是被認為世界上運用價值最高，而且最經濟的油輪之一。油輪的大小一天天在擴大，簡直已達漫無止境的程度。卅萬噸級的油輪已經由理論變為實際，現在各先進造船

國家，包括日本在內，已在計劃如何充實船廠的配備，使能承造五十萬噸或比五十萬噸更大的油輪。但是許多權威專家，無論是航業方面的或石油業方面的，就今後十年航道和吃水等等條件，加以客觀的分析，都認為廿萬噸級的油輪從經濟學「收入遞減率」的理論推斷，服務的價值最高，如果超出這個標準，它所獲得的經濟利益便會遞減。

同時就客觀的環境看，目前建造比二十萬噸級更大的船隻，也尚無迫切的需要。覬覦國際航運公司董事長 Mcfadzean，伴同其掌珠馬西真小姐參加維運號的命名典禮，他在命名完成後的鷄尾酒會中致詞時指出，覬覦公司的船隊中，現在已有十艘廿萬噸的油輪，到今年年底將增加到十六艘，但是在歐洲各港中，吃水到六十二英尺，能够容納滿載廿一萬噸油輪的祇有鹿特丹（Rotterdam）的歐羅埠（Europort），但全部擴港工程也須待至一九六九年方能完成。此外就是哈伐爾（Harve）戈登堡（Gothenburg）和馬賽附近的福斯（Fos），這三個港埠也要等到一九七〇年方能達到這個目標，而英國本身在今後十年以內尚不能有一個吃水達六十二英尺的油港，所以他認為在這種客觀環境之下，覬覦公司不得不承認這個事實，把廿萬噸級油輪為對經濟運用價值最高的船隻。

維運輪是董氏船團在佐世保船廠訂造的六艘巨型油輪中的第一艘，因此船東董浩雲先生對此事尤為重視，他特地從美國趕回來主持這個盛典，招待佳賓，並視察該輪在誕生前後的施工情形

。因為這條船的成敗將決定今後各輪的命運。這個世界最大船東之一和頗負時譽的日本船廠携手合作，其聯合結晶將為未來的油輪事業，發一異彩。正如董浩雲先生在慶祝此次大典的酒會的演講中所指出的，「在金山公司旗幟下，這六艘姊妹輪中的長姊，必能致力於國際的合作，謀求改善全人類的生命！」

命名典禮，簡單隆重，字幕揭開，在船邊現出“Energy Transport”船名後，典禮即在一聲鼓掌聲中宣告完成。

參加「維運輪」命名典禮之後，攀上船頂時，才看見這條船真是龐然大物，我們是沿着在船邊臨時搭蓋高達五層的樓梯一步一步的魚貫而上。回想過去參觀新船，也不知有幾十、百、千次，每次都是用一塊跳板搭在船邊就可以上船，從來沒有上一層又上一層的，這次真是特別的一次了。待我們上完了樓梯，踏上「維運輪」的甲板，走進了一個一師軍隊同時出操的大校場，其面積要以標準足球場的面積作單位來衡量，中間有一條大型輸油管橫亘着，油管上架着一條甬道，那是作船員從船頭到船尾交通之用的。在隔斷的一半面積也有幾個籃球場大，從船頭無法看得清船尾，因全長有一、〇九四·四五英尺，真是好長好大啊！像這樣龐大的一個物體，不要說六級風無法撼搖它，就是碰到強烈颱風，恐怕也莫奈它何！船員的起居室和臥室佈置得富麗堂皇，十分的考究，房間的高度與陸上普通房屋一樣，這點在普通的船上，那是無法做到的。一萬噸級的船

，船員的住所，大都既矮又窄，樓梯幾乎是成垂直形的，上去不易，下來尤難，這艘船上的樓梯，不僅寬闊，而且斜度很大，比觀光旅館的樓梯，上下還要容易，絲毫不用費力，起居室的舒適更不用說了。我想能在這條船上當船員，真是三生有幸。

佐世保榮譽市民董浩雲

維運輪典禮的慶祝活動，從十月廿五日下午開始，董浩雲先生為維運輪命名典禮所邀約的賓客，到達佐世保旅舍後，晚間六時半在佐世保郊區觀光地段之山腰一所高貴旅館“Yunihari Kanjo”「弓張觀光」舉行盛大的晚宴，歡迎嘉賓並分贈紀念品，晚宴九時結束，我是應董先生之邀，特地從臺灣趕來參加此一慶典的，但因遲到，（筆者於二十五日下午九時半才到達佐世保）未能參與盛宴，深引為憾。

十月廿六日下午二時半，假佐世保 Hotel Matsukuru 三樓大廳舉行酒會，到全體嘉賓，首由董先生報告維運輪建造的經過和感謝出了力的朋友和佐世保造船公司，接着：McFadden 先生致賀詞，最後佐世保市市長致詞：市長首先向董先生道賀後，再代表佐世保市卅多萬市民，對董浩雲先生致真摯的謝意，董先生是佐世保市的榮譽市民，帶給佐市以繁榮，沒有董先生對佐市造船廠的扶助，今天的佐市不會有這樣繁榮，說了一大段恭維致謝的話，使我這個外國人聽到，真令我更有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之感，我深深懷疑董先生，何以能帶給佐世保市以繁榮，隨後陳培

羣校友告訴我說：佐世保造船廠在大戰前是日本海軍的造船廠，戰後改做商船生意，由於同行惡性競爭，以低於成本的價格，招攬生意，佐廠不堪賠累，幾頻於倒閉，到了宣佈破產階段，隨後得到董先生訂造一艘七萬噸級的油輪，該廠沒有現款購買鋼板，又得到董先生的幫助，將鋼板自美國運來，佐廠從此漸漸有點起色，得着董先生繼續不斷的支持，新船一艘一艘的出廠，生意一年一年的好轉，佐廠能有現在的規模，飲水思源，不得不對董先生致敬。聽過陳培羣校友的一段話後，才明白佐市市長致詞的原委，一個中國人能成為佐市的榮譽市民，自然有其應得的道理。

酒會結束後，於下午四時，展開維運輪命名典禮的一連串慶祝活動；由董先生邀組的一個觀光團一行，計有嘉賓一百餘人，分乘三輛觀光巴士離開佐世保向南行進，遍遊日本各地名勝。下午的秋陽，嬌弱無力，却帶來了一股使人愉快的氣氛，觀光團裏每一份子，都顯得分外高興，談笑風生，坐在車左邊座位上的觀光客，可以看到青綠的山色和樓樹的鳴禽，靠右邊的同伴，可以看到平靜的海面上，飛翔着覓食點水的海鷗，我正坐在右邊從車窗裏欣賞着如畫的秋景。連想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兩句，不啻是這兒的寫照。經過三個小時的旅行，於傍晚七時許，抵達九州一個不知名的海灣的最南端風景如畫的國立公園——雲仙，大家下榻於湯元旅社（Hotel Yunoto），雲仙是一個溫泉地區，旅館林立，湯元是一家新的旅館，最近建築完成，才開張營業不久，一切陳設，都有日本風

味，睡的是榻榻米，住日本式旅館，一切都舒適，惟一感覺不方便的地方，就是從榻榻米上爬起來，或坐下去，有點不容易，年輕的人可能沒有困難，骨頭軟，關節柔和，容易伸屈，五十歲以上的人，骨頭硬化了，關節不太靈活了，爬起身子和倒下去，都有不舒服的感覺，尤其睡到半夜要起身的人，在睡眼朦朧中從地面爬起來更感到不是味道，所以我踏進被分派給我的三〇一號臥室時，頓時有一種畏縮之感。不過在暖氣開放的房間裏，室內溫暖如春，一切陳設講究豪華，小至如鞋刷、牙刷、化粧用的香水、面粉、口紅，大至如電話、收音機、和十九吋的彩色電視機等，一應俱全，室內收拾得乾乾淨淨，一塵不染，有如此這般的享受，也就忘掉爬榻榻米的苦處了。坐下來，略為休息，在匆忙中梳洗一番，準時於預定時間（晚上八時）到達餐廳，在餐廳門外，碰到一二位遊伴，他們異口同聲的告訴我，在進餐時，脫去西裝，規定穿上和服，我在半明半暗的甬道上，抬頭一看，兩位同伴，都把西服脫掉了，襪子也脫掉，腳上拖一雙拖鞋，長褲也脫掉，裏面僅有一條內褲，上身只剩下一件汗衫，外面披上了一件日本式的長袍，沒有鈕扣，腰間把帶子一扣，就是我們平常早晨起床後，穿着洗臉的晨衣，不能見客的服裝，他們一面推開餐廳的紙門準備進去，一面告訴我換衣。經我詳細打聽的結果，今晚的晚宴，是日本式的大餐，規定大家按日本禮俗穿上房間裏放置在地上的日本禮服，我只好隨俗再上三樓，從腳上的皮鞋脫起，一件一件的脫下，僅剩下內衣內褲，然後套上一

件晨衣式的日本服，打着赤腳，跟着走進餐廳。餐廳裏此時是一間空空洞洞的大房間，地上擺着兩列西餐式的桌子，兩橫列之上加上一條長桌子，將兩條桌子接合起來，大約這條桌子邊的坐位，是貴賓席，桌子的高度，僅有半尺左右，兩旁沒有放置坐椅，當然是席地而坐的。主人董先生，在餐廳裏踱來踱去，吩咐他的助理在佈置坐位，編排上下高低，誰人坐左，誰人坐右，大約有些名牌放錯了位置，董先生親自一個一個的移置，一個一個的按照他的想法安排，這些小地方，尚待主人親自佈置，董先生爲人之嚴謹做事的不苟，能不令人佩服？

湯元之夜嬉野風光

我穿着晨衣——日式的晚禮服，在一間容納一百人的宴會的大廳裏，來回找尋自己的坐位，很容易在進門不遠的地方，找到了我的坐位，排在外面一排，左邊的坐位是「E」夫人，右手邊的位置，是董先生的女公子金夫人，我的對面位置，是董先生的大姐樂夫人。我看到坐位後，抬頭一看一座偌大的餐室裏，已沒有看到第二個客人了，侍者告訴我，現在是酒會時間，請到前面鷄尾酒會上去，接受主人的接待，我趕到時，客人正在興高采烈的舉杯向主人祝賀；我隨着人潮，手捧一杯冰水（我遵醫囑，不能喝有糖份的飲料，更不能飲酒，在酒會裏，唯一的飲料是冰水），隨聲附和的向主人祝福。晚九時正，酒會完了，走進餐廳，大家按照坐次坐定，日式晚宴開始，日式的餐具，與中餐餐具及西餐餐具形式都不同的

，沒有大的盤子，僅有形狀奇妙的碟子，有長方形的，有兩邊凸起來的，有瓦罐樣式的，都是小巧精緻的餐具，菜的調味，也另外有一套，樣樣都黏上麵粉包着來炸的或煎的，中餐從不曾有這種做法，西餐更不會花這麼多的工夫去做，一條半斤重的魚，整個包在泥土裏（或者是麵粉），結實的殼面，要拿小錘子把外面一層半寸厚的外殼打掉，然後可吃的魚才現出來，外殼是不能吃的，一盤硬殼，既沒有入口，就無法知道它是泥土？抑是麵粉？看來那層厚殼，像是泥土做的，又像是麵粉做的，這個謎，還沒有揭開，今後我一定要找個機會請教留日的朋友，問個明白才行。

在宴會進行的中間，首由主人董先生致詞，簡短而扼要，接着馬西真先生，駐日大使館公使先生，陳慶瑜先生，新加坡駐泰國大使先生等，分別致賀詞；恭維董先生的建樹，和偉大的事業。最後由王慎名先生——金山公司駐新加坡的負責人，以談諧風趣的口吻致祝詞，引得全體與會人士同聲叫好，晚宴在歡笑鼓掌聲中結束。就寢時已到翌晨零時卅分了。

十月廿六日在湯元旅社三〇一室過夜，記得於午夜過後，拖着疲乏的身子走進房來，身體上最感不舒適的部位，就是兩條腿，在草席上盤坐了三個小時之腳部，血脈不流通，肌肉酸麻，簡直失去了知覺，暫時變成半身不遂了。我也記不起，如何能從樓下餐廳進入電梯，再走入臥室的，潦草的洗滌後，臥在地上，即時睡熟了，足足睡熟了六個小時，前一天的疲勞，完全恢復過來了。廿七日晨六時半起床，吃過早點，金山公司翼

耀顯總經理約我談話，耀顯兄提出了一個建議，建議給海洋學院輪機系四年級學生講授維運輪採用的新式機器的運用原理，我想能給學生多一點學識，是求之不得的事，何況金山公司能爲我們延聘專家來院講授，沒有延聘教員的困難，我隨即予以贊同，並寫一明信片請耀顯兄面致輪機系主任吳瑣兄，着手安排新課的講授。

上午九時廿分，我隨旅行團告別湯元旅館登車待發，男女主人都在旅社門前與我們一一握手道別。湯元旅社位於雲仙公園之半山，昨天在暮色蒼蒼中到此，沒有看到雲仙公園的真面目，此刻暖和的朝陽，早已掛在青山的頂上，早晨的山谷，空氣新鮮，輕輕的薄霧，也被朝陽驅散殆盡了，一列三輛觀光巴士，在向山頂攀登。今日——十月二十七日，是星期日，在上山的柏油路上，一輛一輛的觀光汽車，內面乘坐的，盡是觀光遊客，百分之九十的車，是中小學校學生的包車，其餘只有百分之十的車隊，大部是外國的觀光客，來日本花錢渡假的，旅行的季節，山上披上一層美麗的裝束，紅的是楓葉，紫的黃的是菊花，青綠的是松柏，修剪整齊的是高爾夫球場上的淺草，一座偌大公園，山上和地上，穿着這麼一件五顏六色的衣裳，多麼美麗，多麼嬌艷，能不令人心曠神怡！車子沿着灣灣曲曲的道路上山，登上一座海拔一、二〇〇公尺的山峯，山峯上復有一絕頂，由山峯到絕頂，設有纜索電車，可供遊客乘坐，纜車的下端和上端扯拉的一根鋼索，與地平面的角度，成八十度到八五度，看上去簡

直是垂直的，使纜車下的遊人抬頭觀望時，真是提心吊膽，要為車中人淌一把冷汗，我們車上的人，沒有一位朋友願意登纜車攀登絕頂的。汽車在山上迂迴的沿公路上下，費時約有半個小時，欣賞人工建築的各種供人尋樂的設施，如亭臺樓閣，流水飛泉，參天古樹，成行的翠柏，四時不謝的鮮花，高爾夫球場，外型漂亮的觀光旅舍，和古色古香的神社，因時間不許可，沒有讓我們下車細細的欣賞，這些風景，僅在車中掠眼一過而已。

觀光的行程安排得很得體，廿七日上午從溫泉區，雲仙公園下山後，車過處沿途風景優美，有時繞過山區，山區裏有茂盛的森林，青葱的農作物，純樸的農家，男男女女在田野裏，享受大自然的妙妙風光，各人快活地耕作，有時傍着海岸奔馳，小艇輕輕泛水，漁民撒網捕魚，一幅水上人家的漁民生活，映入眼簾，又是一番新鮮的景色。不由得在心的深處，泛起了無比的快感。車行三個半小時，於正午十二時，開到了一處四面環山中間橫貫一條小河的所在，山上都蓋着蒼松翠柏，綠油油的顏色，四面環抱着，河水清澈見底，太陽透不遲輕淡的薄霧，輕風也無法吹走河底的游魚，這個人間天上的所在，就是一個好聽的地名，叫做嬉野（Ureshino），它以溫泉著名，襯托着清秀的山水，遂使嬉野成為日本有名的觀光區。嬉野的週遭，有幾分肖像我們的北投鎮，所以到此來玩的人，經常絡繹不絕。我們在嬉野的神泉閣旅社門前下車，由侍女帶領着登上佈置漂亮的五樓大餐廳，經過大半天的旅途勞頓，坐下來休息，面對青山，俯瞰小河的流水，令人意興遑飛，疲勞盡失，個人手捧一杯飲料，有的白蘭地，有的是威士忌，太太小姐們接過橘子水的也不少，我要了一杯冰水，一口氣喝

完了。肚子裏雖有幾分饑餓，口已不渴了。接着共進自助餐，這頓午餐，最令我不能忘懷的，是吃到了名貴的水菓，日本的香瓜（Melon），味甜而清香，上口即溶，用不着牙齒幫助，吸吮後，果汁即刻下肚，只剩一片大約一分厚的薄皮了。這種名貴的香瓜，我還是第一次嚐到；與我同席的有董先生的大姐夫樂秀章先生和夫人，和龔耀顯先生的夫人，我們都喜歡吃香瓜，侍女送來一盤，一吃而盡，再來一盤也很快吃光，當然是我們口渴需要水份，也是日本香瓜的味道太令人欣賞了。到東京後，才知道這種瓜是名貴水菓，是日本的特產，一個半斤來重的香瓜，時價是三千日元，約合新臺幣三三元，好貴的瓜啊！在神泉閣這幕吃香瓜的景象，留給我一個永恆的回憶。（待續）





南港輪胎



大卡車大客車輪胎





南港輪胎股份有限公司 出品

總公司·台北市南京西路六十六號 電話·機機·517171